

相报告》《高兴》《商州》《浮躁》《怀念狼》《妊娠》  
商州》《浮躁》《怀念狼》《妊娠》  
狼》《妊娠》  
篇小说典藏大系：《废都》《秦腔》《我是农民》  
篇小说典藏大系：《废都》《秦腔》《我是农民》  
：《废都》《秦腔》《我是农民》《高老庄》《土门》《白夜》  
农民》《高老庄》《土门》《白夜》《病相报告》《高兴》《商州》《浮躁》  
门》《白夜》《病相报告》  
报告》《高兴》《商州》  
州》《浮躁》《怀念狼》  
妊娠》  
篇小说典藏大系：《废都》《秦腔》《我是农民》  
篇小说典藏大系：《废都》《秦腔》《我是农民》  
《秦腔》《我是农民》  
老庄》《土门》《白夜》  
长篇小说典藏大系：《废都》《秦腔》《我是农民》  
《秦腔》《我是农民》  
老庄》《土门》《白夜》  
相报告》



# 贾平凹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 贾平凹

长篇小说典藏大系

# 白夜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白夜 / 贾平凹著. — 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0.9

(贾平凹长篇小说典藏大系)

ISBN 978-7-5396-3501-9

I.①白… II.①贾… III.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0223 号

总策划: 林清发

执行策划: 唐伽 朱寒冬

出版人: 唐伽

总统筹: 朱寒冬 岑杰

责任编辑: 常虚怀

装帧设计: 丁明

---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销部: (0551)3533889

印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5859128

---

开本: 710×1010 1/16 印张: 22.25 字数: 450 千字 插页: 6

版次: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5.00 元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宽哥认识夜郎的那一个秋天，再生人来到了西京。

再生人的胸前挂着钥匙，黄灿灿的一把铜的钥匙——挂钥匙的只有迷家的孩子——端直地往竹笆街七号，去开戚老太太的门上锁。锁是暗锁，左一拧右一拧启不开，再生人就呐喊了。阿惠，阿惠。戚老太太的乳名叫阿惠，街坊邻居都不知道的。戚老太太从里边把门打开，当下就怵住，正编织的竹门帘子将一头线绳往架子钩上挂，没挂住，稀里哗啦掉下来。我是□□，你上一世的男人呀，阿惠！一夜夫妻百日恩的，一直想来见见的，就来了，这钥匙怎么就开不开锁了？！再生人怀里还抱着一架古琴的，是弹《阳关三叠》的那类琴，“丁冬”地拨了一下，就“嘿嘿”地笑，说这条街没大变化嘛，过去家家以竹编过活，现在还是。他那时编门帘，编筛箩，编扇子，编床席，十二层的小蒸笼不点灯搭火也能摸黑编的。再生人看见了柜下放着一个蚰蚰罐儿，热爱的样子，一口气将罐口上的蜘蛛网吹开了，开始说许多当年做夫做妇的隐私。譬如，戚老太太怎样是粮庄吴掌柜三姨太的丫环，脸黄蜡蜡的，却一头好头发。八月十八的清早他去买粮，她是蹲在马路边的石条上，呱啦呱啦用竹刷子涮便桶，涮完了，揭底一倒，浮着泡沫的脏水随石板街石往下流，水头子正好湿了他的鞋。他穿的是白底起跟皂面靴的，跺着脚，才要骂，阿惠仰头先吐舌头，又忙赔了他一个笑。这笑软软和和的，这就是缘分，从此他就爱上了她；譬如，腊月二十三，夜里没月亮的，两个人在城墙下幽会，靠的是龙爪槐树，树哗哗地抖，抖一地的碎片叶子。心急也没顾着近旁的草里还有人坐着，悄没声地扔了半块砖头过来，砖头砸着他的肩，他不疼的，是阿惠的脸上有了黏糊糊的东西，闻了闻叫起来，才知道他流血了。再生人还说，阿惠呀，你真的忘了吗？你背上那个肉瘡子，

是我二月二在城隍庙里求的彩花线，回来勒住了脱落的。后院那堵矮墙还在不在？你每次梳头梳下的头发绕成一团塞在墙缝，我的一颗槽牙也塞在墙缝。——戚老太太不等他说完，就哭出了声。□□！□□！你真的是你，你挨刀子的又活人了？！哭了一场，做了饭吃，还要收他在家住。

这本是一段传奇，小小的竹笆街立刻传开，新闻又很快蔓延全城。宽哥在酒店里和夜郎吃酒，吃热了，将这事说出来。夜郎冷笑了一下，歪起头听店堂里的琵琶声。雇用的琵琶女弹得并不好听，夜郎就来了作曲的兴趣。作曲应该是坐在钢琴边上的，狮子般的长发披半个脑袋，俯了，仰了，一张口唱眼睛就要闭上；然而，这里是一堆碎纸片上写了1234567，掬起来撒在桌上，要以顺序记录着为曲谱……宽哥提了提警服的领口，摇着头，看不惯了那一张刮刀长脸上的冷笑。这冷笑透着一股傲僻，傲僻之人执一不化，刚强自恃，哪里能合了世道人心？宽哥低了头去吸吮洒在桌面上的酒，吸吮得吱吱响，也莫名其妙了自己怎么就亲热他，认作朋友，莫非自己生来就有扶植他的义务吗？再吸吮了一口，鼻子里长长出气，吹飞了那一堆纸。不怕他蛮脸作怒，偏要治他，偏要证明自己没有谎言谎语，拉了夜郎往竹笆街七号去见戚老太太。两人到了竹笆街，七号门首上却吊着一柄白纸伞——戚老太太已经过世了。

夜郎至此也感叹了一声，顿时酒劲攻心，干呕一阵，吐出一堆污秽来。这当儿，街南头的丁字路上一片喧哗，黑压压一堆人涌在那里，有锐声惊叫：“这是要自焚了？！”便见人群呼地一退，又呼地一进，如六月的麦浪，半空里果然嘭嘭地腾一个火蘑菇，有筛筐般大的，围观者啊地散开，散开了又不逃去，彼此叫嚷。宽哥说：“出事了！”碎步跑去。待夜郎赶近，宽哥已喝开人群，冲进一家饴饴店，提了一桶泔水泼。没想水也如油一般，轰起一个更大的焰团，且焰团粉红，极其透亮，外边包一层蓝光，有人在里边端坐着，看上去如一个琥珀。都在叫“快救人，快救人”，却再没人敢前去。夜郎忙问谁自焚了，还未看清自焚人的形状，宽哥就骂骂咧咧地让他快去拨火警电话。一条街上，偏偏都是小本买卖人家，没个电话，夜郎疾步到了另一条街去拨，又在街口立等了四十分钟，引消防车过来，自焚人已焦缩为一截黑灰。消防警察没有再浪费灭



火的喷料，数百人目睹了烈焰自熄，水泥马路上只留一个黑色的人形。

自焚的就是再生人。原来戚老太太善心念旧，留下再生人在家吃饭，那一顿饭是新上市的槐花拌了面粉做就的焖饭，戚老太太又用竹竿在后院的香椿树上夹下一些嫩香椿芽儿来做小菜。槐花是蜂吃的东西，拌了面蒸出来如银团玉块，这样的饭菜以前西京城里人家常吃，而今已属罕物。戚老太太那日做得特别多，又等着孩子们都回了家来，饭桌上也能叫一声爹的。但是，孩子们却不，当下把碗摔了。孩子们都比再生人大，小的也大出十一岁，他们虽然觉得蹊跷，却学习过唯物论，不迷信，更是觉得在街面上都是吆三喝五的角儿，太难看人，不肯认爹，并且推出门去，扬言要到公安局报案的。戚老太太臊得老脸没处搁，流着泪到后院去，于香椿树上上了吊。戚老太太一死，再生人抱了琴在街上逢人就诉苦，诉一阵，操一阵琴，声泪俱下，挨过三天，死过了的人又再一回自尽死了。

再生人的骨骸在马路上，用扫帚扫不起，又是宽哥拿添煤的铲子去铲，铲了许久铲不净，黏胶得像涂了层沥青。但宽哥收获的却是在骨骸里捡着了那枚钥匙。

宽哥并不喜欢这枚钥匙，遗憾那古琴的毁灭，也遗憾那时太是紧张，没能逮听住再生人自焚时弹的琴曲，只记得那尾音，标出节奏，恰恰是诗词的格律：

平平仄仄平平仄

仄仄平平仄仄平

偏巧那天夜郎是骑了自行车的，去给消防警察打电话，回来被人偷了铃盖，一腔怨恨，在存车处瞧瞧四下无人，也索性拧下旁边自行车的铃盖装在自己车上。这阵听了宽哥说话，问平平仄仄的是什么意思，宽哥也说不出。夜郎就拿了那枚钥匙去开许多的锁，开不开，于是想，在西京城里，人都是有两件必有的东西，一个是自行车铃，一个是钥匙。铃就是自己的声音，丢了铃就是丢了声。铃盖是常常被人偷的，我的丢

了，我就拧下你的铃盖；你没有铃盖了，你又拧下他的铃盖。城里见天有人嚷道丢失铃盖，其实全城只是丢失了一个铃盖吧？而钥匙，却是只打开一把锁的，打开了，就是自己的家，不属于自己的，怎么又能打开呢？打开了也只能是小偷。——这枚钥匙，肯定有这枚钥匙的一把锁的，再生人却寻不着了。夜郎玩弄着钥匙，咕噜了一会，没有丢弃，拴在自己的一个链环上了。链环上拴着的还有一枚镀了银的小耳勺，每当在人稠众间，掏出耳勺来挖耳屎，便把钥匙亮出来，要长长短短地说一段再生人的故事。

再生人死后，竹笆街筑起了一座宾馆，因为正好在自焚的地方，又要取名吉利，就叫做“平仄堡”——一段残酷的悲剧衍变成了美丽的音乐境界。西京城里的高级宾馆很多，城西南方位里“平仄堡”还是第一座，建筑师别出心裁，将楼盖成仲尼琴形，远看起起伏伏，入进去却拐弯抹角，而沿正门的两侧一字儿排列了五对大青石狮子。常见的狮子是一种憨，卷毛头，蛤蟆的嘴，玩一个绣球，作女儿择婿状；这狮子却前腿直立，两目对天，看着就觉得那眼睛要红了。这工程是一家装潢公司承接了，由陕北的绥德雇请工匠打凿的。夜郎就打杂在这公司，具体负责去押运和回来安建，先后就在宾馆包住了一间小屋。

那时节，社会上的会议繁多，平仄堡的生意非常的兴隆，见天呼啦啦一群人在餐厅吃包席，夜郎则不动声色也去坐了吃喝。一个会议结束了，一个会议又开，夜郎竟吃白饭吃了二十余天。餐厅服务员就奇怪了，问一个人：“那是个什么领导吗？”那人说：“怎么着？”服务员说：“开什么会他都参加的？”夜郎听了，当下起身要走，那人却说：“当然啰，你瞧他那披挂！”夜郎的披挂并不好，但夜郎长面修身，仍得意自己的可久可大之相，就口吐了烟圈，放满一世界烟雾，然后去牙签瓶里抽一支牙签，随手又拿了那一盒精致火柴在兜里捏了，走出餐厅，孤单而高傲地仰着干净的头。刚一进电梯，那人就跑进来，当怀戳了一拳说道：“你算是狗屁领导？！倒会钻这等空子！可你不说谢我，说走就走了？——你知道我是谁？”夜郎忙拱手抱拳，说：“我是你的戏迷！”那人说：“你甭诓我，南丁山是南丁山的最大戏迷！”于是，夜郎和南丁山从此认识。

南丁山是秦腔名丑，往日的光景里长衫水袖地演了丑旦，两片红胭脂夹住个琼瑶鼻，兰花指扭过来，扭过去……然而现在的天上，红太阳已不再是毛泽东，星星只有了三种，一种是影星，一种是球星，一种是歌星。大小的歌星，是西京本土的或外地来西京的，都在体育馆里演出，唱秦腔的已无人看戏，南丁山只好做个小穴头，逢着宾馆有会，办个清唱的节目——为着挣个小钱，也为着过瘾。两人是带膻的羊，闻着了气味就认了同类，一来二往熟稔起来，南丁山就替夜郎抱打不平，说夜郎的相貌气质完全是将军的材料，如今却沦落成一个马崽。夜郎也就去捏捏他那只有稀稀几根黄须的嘴唇，笑他长一个虚胖胖的妇人脸是不是个同性恋者。南丁山就说他小时让道士算过命的，原本要做大官的，可祖坟选的不是真穴，这辈子只有在戏台上演官人或官人娘子了。

南丁山还有着一个小本事，能撇两笔兰草，结识了一帮书家画家，与市府的秘书长祝一鹤也拉扯上了关系。一日里北京有要人到了西京，祝一鹤又让南丁山召集书画家在平仄堡作赠礼书画。南丁山也画了一株兰，众人叫好，说该题上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”，南丁山却写着“居在深山人不识，西京市上贱如草”。祝一鹤笑道：“你是名演员，市宝一样的待你，还哭什么屈?!”南丁山有意荐夜郎，便说：“我算什么角色，我为我这兄弟鸣不平的!”当下介绍了夜郎，如此这般地说了一堆能耐。也活该夜郎出头，祝一鹤询问了许多事，夜郎不卑不亢，对应自如，祝一鹤即刻爱惜起来，送了名片，又给了电话号码，欢迎去他家做客。事后，夜郎果然去祝家数次，送去了特意从绥德买来的一对小石狮子，乐得祝一鹤也说：“政府里那么多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可就是合不来。怎么回事吗，一见你倒喜欢上了!”如此往来，祝一鹤把夜郎介绍到市图书馆，作为招聘人员使用，图书馆馆长长兴也当面拍了腔子，说招聘按惯例要使用一年，这全是为了遮人耳目，半年之后就保证作为正式职工接收，便安排夜郎做他的助理：收文件，写材料，负责外事接待。夜郎没想浪迹数年，有此落脚，自然视祝一鹤为知遇之人，祝一鹤年过半百，子身一人过活，少不得常去照应，跑些小脚路。在平仄堡安建完石狮，又联系了宾馆发廊打工的颜铭，每日去祝家做钟点保姆，连南丁山也不无



嫉妒地戏谑他和颜铭是祝家的金童玉女。

平仄堡门口的石狮安装了俩月，见天有人来瞧稀奇景。居住在竹笆街丁字路口的居民却生了怪事，先是几乎各家有人夜梦狮子咬人，再是接二连三地有人死去，都是患了心肌梗塞，便传出是宾馆门口的狮子对着这些人家，风水太硬的缘故。于是就在门首悬挂镜子，又是夜里用红线绳缚住石狮。但人还是在死，居民便联合了去宾馆闹事，宾馆只好搬移了石狮，又被迫请秦腔剧院来演鬼戏。演过一场《白神》，南丁山饰的那个无常。演毕了，遂生出念头：秦腔里有演《目连救母》戏文的传统，那是集阴间和阳间、现实和历史、演员和观众、台上和台下混合一体的演出，已经几十年不演了。如今不该说的都敢说了，不该穿的都敢穿了，不该干的都敢干了，且人一发财，是不怕狼不怕虎的，人却只怕了人。人怕人，人也怕鬼，若演起目连戏系列必是有市场的。再者，演员可以当一回他们的表演艺术家了，又能赚钱，十倍百倍地强过走穴来清唱的。就停薪留职，组织戏班，一方面着人四方收觅戏本，整理改编，一方面讨问好角。光问好角还不够，跑过龙套的、管过行头的、管过水锅的都问。风风火火地要成气候，夜郎即推荐宽哥来班上吹埙，宽哥不肯，自己倒过去滥竽充数。

夜郎在图书馆领了一份工资，在戏班领一份工资，人就显得神气，仰头从街上走过，手总放在兜里，捏一根火柴。又与颜铭日渐亲近，没了规矩，遂一日说出“你肯不肯嫁我”。颜铭也涎了脸，反问了：“你肯不肯娶我？”虽是戏谑，自此颜铭却更多收拾，节衣缩食地购置化妆品，一早一晚，将一粒维生素E服了，再挤破一粒涂擦在脸颊。一日又去见她，颜铭切了黄瓜片儿在脸上敷，夜郎进去悄悄地说：“你没去楼下那电线杆上看招领启事吗？”颜铭侧着贴了黄瓜的脸，不敢动，问：“什么启事？”夜郎说：“有人拾了一张脸皮，你不去领吗？”颜铭举手就打，打过了，却说：“女人活的就是一张脸嘛！”夜郎就生出恶作剧来，说：“你有一张好脸，我却不敢娶你。”颜铭问：“这是啥意思？”夜郎说：“我不能害你。”暗自在裤裆里将尘根后夹起来，竟大了胆拉颜铭的手去那里摸。颜铭顿时脸耳炭红，半推半就去摸了，果然一片平坦，再问怎

么回事，夜郎说他自小就是残疾。颜铭当下背削肩蹇，如雨中鸡，默坐在客厅勾头落泪。夜郎只觉得好笑，偏不说破，日后却不敢了无度胡闹。看那颜铭，虽未恼怒疏远，也未有过分亲昵，但觉得这般也好，待将来有了正式工作，出人头地，再言好事，日子就一日一日平静而整齐地过去。

不想，西京城领导层里闹起矛盾——领导层有矛盾是所有地方所有单位的普遍规律——西京城的书记和市长却僵得难以调和，上溯省里，乃至北京，下涉各局部门，派系分明，告状迭起，已不能坐一条板凳上论政了。人事几经周折，市长就调离西京。市长一走，树倒猢猻散，祝一鹤便被撤职，分配去边远郊县任职。祝一鹤原是师范专科学校的讲师，弃教从政，今知失了依靠，遭受贬斥，政途渺茫，就辞职欲回旧校，要求评个教授职称。但因数年不执教鞭，又是墙倒众人推，职称数次评定不上，便突发了脑溢血，五日昏迷不醒。祝一鹤没有亲戚，夜郎和颜铭去守了五天五夜，只说人已无救，夜郎一怒之下，写了一联贴于病房门框，成心要给在位的人示威的。

对联是：

学问能强国黄泉君眼可闭  
职称堪杀士红尘吾意难平

人还未死，却有悼联，新任市长就不满了，着人撕去了，联语却不胫而走，一时哗然。新市长以安慰为名，令职称评委会重新评定，教授的名衔是通过了，祝一鹤果真第七日清醒过来，但从此失聪亡音，他背床板，床板背他，纯粹将肚腹做了好吃好喝的坟墓，一个人身的厕所。

祝一鹤一瘫，夜郎即被图书馆解雇，宫长兴懒得再见夜郎，只派通信员捎口信给颜铭，让颜铭转告夜郎不要再去上班了事。夜郎得知消息，啊呜一声，慌得颜铭千声万语的安慰，夜郎半日不语，将一颗牙咯咯吱吱地咬碎，连痰带血地吐出来，就去了戏班再不在外露面。六月初六，戏班组建完成，即于是日准备了香烛、三牲福礼、果品……同拜菩萨，宣布行当角色。那小花脸先拜，大花脸再拜，后是老生、小生、青衣、

老旦、小旦，立下盟誓，务要亲同手足，同舟共济。苦学苦练，将戏排好。最后分享三牲福礼，同吃面条。夜郎却是不吃肉的，南丁山说道：“你不吃肉？从小就不吃肉？瞧你这形状，是该吃生肉的家伙，可你偏就不吃肉？！”夜郎说：“我吃面条就好，绵长不绝嘛。”一窝丝地在嘴里不咬了下咽。南丁山说：“有人活的，也就有鬼活的，你跟着哥哥，只要有戏演，就少不了你夜郎吃的饭！”夜郎口里应着，到底年轻脸嫩，再也敷衍不下去了，原是堆上来的一层笑，这时候就僵扯着，使一张长脸越发地长吊。

一日，南丁山的师父，那个鸡皮鹤首的丑老脚，替了鼓板师，拿出总纲，让各行当分抄单角脚本，限定了在三日内抄完，自个又去着人做行头、纸扎，市政府却通知他去平仄堡吃宴席。丑老脚纳闷：我这下九流的人物，哪里受得了市政府吃请？将一身衣裤熨得平整，又着了一双黑平绒休闲软鞋，去了才得知是台湾来了一位巨商在西京投资，市政府设宴款待，特召了一些各界名家来作陪的。等得那台商到了餐厅，丑老脚不看则已，看了脸面顿时变色，故意做出个喷嚏出来，唾沫鼻涕喷了一桌，退出来就回家了。原来三十多年前丑老脚还是个毛头小伙，同此人一道保家卫国去朝鲜作战，一次战斗中被俘，在战俘营里他们预谋着逃跑，此人中途告密，逃跑计划只得提前，结果仅仅逃出三人。但千辛万苦地逃回来，竟被审查得没完没了，只好窝在剧院里演个丑角，学打鼓板，而此人则去了台湾，现在却是座上宾的设宴招待了。丑老脚一口气咽不下，人就病倒了，一病竟又不能起，戏班人都很焦急，推迟了排演鬼戏，吆喝着去给丑老脚冲喜。

小小的四合庭院，围了两张方桌吹打唱吟，挨过三个时辰，后边屋里喊：“人不行了！”鼓乐停止，人都往后跑去。夜郎那日学着敲板，竹棍儿总敲不准那一点空猪皮，被众人谑笑了，以敲碗替代铃铛——当下也跑去看了。丑老脚腹胀如鼓，吐了半盆鲜血。南丁山急催夜郎去通知师叔。师叔也是丑角，正在对面街上坐饭馆。师兄师弟二人一生爱吃羊肉泡馍，每日一顿去饭馆，把掰好的馍蛋送锅上煮了，又买了新馍来掰，煮馍端来，新馍掰完，吃毕带回，赶明日再来送上馍蛋又掰新的馍。夜

郎说了情况，师叔已等不及煮馍做好，当下用纱布包了新掰的馍蛋过来，一条腿跪于床下，拱了拳，高声说：“哥吔，真的吃不动啦?!”师父要摇头，已摇不动，头从枕头这边翻到枕头那边。师叔再说：“喝不动啦?!”师父的头从枕头那边又翻过枕头这边。师叔又说：“也唱不动啦?!”师父头不翻了，挣挣巴巴伸了手，也在下巴下拱个拳，那么难看地一笑，眼球就翻上去死了。一时人哭，师叔把那包馍蛋放在师父的脖下，招呼人分头发丧，办理后事，戏班不再吟唱《小宴》，一声儿的唢呐吹打开了《逼霸》。

到了晚上，灵堂设起，两把纸伞挂在院门墙上，十二丈的白幔黑纱在院空拉扯了三道，戏班全体人员都戴孝磕头，上香，奠酒，哽哽咽咽地在当院烧化纸钱——要开鬼路了。夜郎没有见过这阵势，也不懂开鬼路的曲牌，只屈了腿儿用柳树棍儿翻动烧纸。南丁山诸人各持了锣鼓，一面敲打，一面绕了灵堂转，一面就唱了起来：

锵哩哐，锵哩哐，哐，哐。人活在世上算什么？说一声死了就死了，亲戚朋友都不知道。锵哩哐，锵哩哐，哐，哐。亲戚朋友知道了，亡人已过奈何桥。奈何桥三寸来宽万丈的高，中间抹着花油胶。大风吹来摇摇头，小风吹来摆摆摆。有福的亡人桥上过，无福的亡人打下桥。锵哩哐，锵哩哐，哐，哐。亡人过了奈何桥，阴间阳间路两条。锵哩哐，锵哩哐，哐，哐。日子过得这么的好，你为什么死得这样早?!

夜郎“扑哧”笑了一下，怕人发觉，忙低头将柳棍儿在纸灰上一戳，没想火“嘭”地腾上来，红红的纸灰落了一身一头，烧没烧着，却把眼窝眯了。这当儿，院门口有人一透一透，一粒小石子就打着了坐在条凳上的康炳，康炳回头看，两人打一阵手语，康炳就过来小声对夜郎说：“人找哩。”夜郎说：“谁个？”康炳说：“这么晚了还能是谁？”夜郎抬头看了，颜铭半个脸在门缝处，正冲他笑。低头说道：“可不敢胡说，人家是正经主儿。”出来拉颜铭走到门外灯影处。原来颜铭租居

的房子就在对面街上，白日里请了气功师为祝一鹤治病，天黑了招待人家在前边素菜店里吃饭，听得戏班在这里开鬼路，气功师提出要见见夜郎，颜铭就来了。夜郎问：“效果怎么样？”颜铭说：“气功师发功，总问祝老有感觉没，祝老口不能说，只摇头，我看也是不行的。”夜郎说：“敢情是个混混客？大医院都治不了，气功有什么用？你总不听我的！”颜铭说：“气功是老传统的，他说包给他了，病多重的人他都治好了的。”夜郎说：“西医推，中医吹，老传统的那些门道，禀性里没有不吹大话！”——“啪！”在脸上打了一下，手往光亮处展展，上边一个稀烂的蚊子，用指头弹了。颜铭就说：“不管怎样，人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还是去打个照面的好。”夜郎不去。颜铭说：“你硬是不去，那也罢了……还有个事不知该不该对你说——你要生气，我就不说了。”夜郎说：“已经是死猪了还怕烫水？”颜铭说：“官长兴着人送来十元钱，说是你未领的午餐补助费……这不是要恶心人吗？你不会生气吧？”夜郎说：“我肚子疼。”颜铭立即紧张了，说：“都怪我多了嘴！哪儿疼的？你吁吁气，夜郎，吁吁气或许就好了。”慌手慌脚地竟来给他揉。夜郎也不推辞，甚至还挺了挺肚子。那只手就匀着在肚上揉，三揉两不揉的，就碰着了一根硬东西，吓了一跳，说：“你有的？！”夜郎笑着，小声说：“我也只有它啦！”颜铭举了拳头就在夜郎的胸上捶，说：“你坏蛋！你骗子！你真会骗我！”用手去打了一下，低低骂句“流氓”，却说：“你不生气我好高兴的……你倒有这兴劲儿？”夜郎说：“你不是要让我高兴吗？”颜铭说：“你要高兴，你是要高兴的！”夜郎一下子将她搂起来，唇咬开了唇，两人都静下来，鼻孔和鼻孔出着粗气。“嘭”的一声，院墙里腾起一团火来，一定是谁用柳棍戳翻一下焚烧的纸，灿烂的礼花般的灰屑从墙里飞飘过来，颜铭急把身子躲在夜郎腋下。但灰屑落下来再无光亮，颜铭睁着惊恐的眼，浑身打了一个哆嗦。开路歌唱完了，一段一段的孝歌在鼓乐中又唱。夜郎说：“别怕，没什么可怕的。”的确没什么可怕的。颜铭说：“你去吧，你快去吧……你要真需要我，戏班的事完了，你到我那儿去……我得到饭店呀。”说毕，一边理着头发，一边就匆匆走了。

夜郎仰头看了一会夜，回到院中，孝歌还在唱着，他们已经不是在为亡人而悲哀放声，幽而深地吟唱，似乎心身坠入到了艺术的境界，一边绕着圈子整齐地踏了节奏，脸面生动，唱得有板有眼，委婉幽美。敲碗的差事康炳在那里替了，歪头给他一个很奇怪的笑，夜郎心虚，掉过眼去，将那颜铭给他的十元钱卷了烟卷，到屋里灵桌上的蜡烛上对火。丑老脚静静地仰睡在桌后灵床上，遮在头上的一张麻纸不知怎么揭开了半边，露着似笑非笑的青脸，半合半张的嘴里含着一枚铜钱。亡人就在眼前，死却离夜郎那么遥远，想着刚才的细节，瞬间里却觉得迷失了，迷失了时间，也迷失了所在。夜郎，夜郎。康炳把青瓷碗和竹棍儿往他怀里塞，他接住了，机械地也加入了唱孝歌的队列，而叼着的十元钱烟卷呛得他流下了泪。

没完没了的孝歌从盘古一路唱下来，数尽了明君圣主的功德和奸雄盗首的罪孽，丑老脚的家属做好了一大锅的羊腥汤面片，才唱到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。满院里人蹲着立着都在吃饭，夜郎趁机出来，过了马路，匆匆往颜铭住处走来。发廊的两个妹子合租了一间小屋，恰恰是那一位今日回了娘家，颜铭新换了一袭玉色团花软旗袍，却在一个电炉上面煎鱼哩。夜郎隔着那一挂竹帘，痴痴地看了一会美而妙的身形，默不作声地包起了那一张废报纸上剖宰的鱼翅鱼鳞，去撿到垃圾堆，又到街口的小店里买了一瓶酒来。

坐在了床沿上，一边吃酒，一边嚼鱼，两人都有些神情醺醺。颜铭用筷子夹了鱼眼珠，能补脑明目的，白而圆的一颗，要夜郎吃。夜郎没有用碟子接，凑过嘴来，吃下了鱼目，人目却波水汪汪。倏忽，一只手将颜铭的腰一拨，腰却如安了轴儿一般，上半身子就侧过来。一时手脚都乱了，颜铭还要说：“别，别……”一个舌头能说的，有两个舌头在一起了，唔哇得什么也说不清，筷子还在手里拿着，后来就压在了身下边，有一根便折断了。夜郎咬着舌根，迫不及待地解旗袍纽门，老式的纽门解不开，一枚已扯坏。颜铭站起来自己脱，脖脸通红，便说：“不许看，不许看嘛！”夜郎低了头，但立即仄眼瞧见了那么颀长的身子，他从未见过这般好的身架儿，立即有了见着林中如鹿的小兽的感觉，牙齿就又



咬了舌根，汪出满口的水来，颜铭却咯瞪扯了电灯开关绳儿。

黑暗里，夜郎已经钻进了被单，颜铭还在屋角处用水洗涤，消消停停好大一会，才一靠近床，夜郎就拉了过去。夜郎竭尽其能，已不顾了一切，颜铭却“嘘”了一声，两人都静下来，并没有听到什么响动，扑棱的一声是屋后窗外的银杏树上，栖着了一只雀。夜郎说：“我不管的，地震了我也不管！”就又手脚忙乱开来，嘴里还要再说什么，颜铭忙把枕巾拉下来垫在身下，一只手就捂了夜郎的口。夜郎去把那捂口的手指噙住了，欢乐异常。他意识里他也是一只小雀了，小雀欢乐的是有了新筑的巢，小雀钻进巢去，又探出巢来，钻进去，探出来，进去，出来，进出进出。床就如酒席上击鼓传花喝酒一般地响，鼓点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突然地停住了，床声安静了。那小雀是钻进了巢里再不出来，是小雀厕在了巢里了吗？颜铭先是怎么也放不开，心里紧张，不停地挣扎着身子，拿手在下边探着，她叫喊着疼痛。在夜郎停下来要开灯看时，她却又搂紧了夜郎，开始了昏昏迷迷的哼叽。直等到夜郎滚在一旁大声地喘气，那结实的身体一下子软得如了蛋柿。她轻轻地替他拉盖了被单，说：“你好好睡吧。”自己起来将身下的枕巾取出来，窸窸窣窣地放到床下去，重新睡下。却怎么也睡不着了，只想到世事的奇妙：两个人的世界说大是那么大，说小，又是这么的小，小到了如一枚杏。

五更时分，夜郎被颜铭捂住了口鼻而憋醒过来，才知道了自己的鼾声太大。在这样的时候，这样的地方，一个人竟能如此坦然，使颜铭又爱又恨。她告诉他，她失眠啦，从不熟悉守候的人却呆呆地守候了一个男人，这守候怕要从此开始，而家的概念也就是一个人在守候着一个人吗？夜郎迷迷瞪瞪地只是笑着，伸了四肢在床上打挺，把骨骨节节中的乏困逼出来，他不愿意去想丑老脚家的丧事如何，瞧着桌面上那一条骨翅完整的鱼说：“我就是那条鱼了！”颜铭说：“那我哩，那我哩？”羞嗔着用枕巾捂了他的口，坐到镜前涂擦脸油，抹粉底，匀胭脂，描眉修口——女人把脸当做了画布，什么颜料都用上去了。妆好了，回过头来，问：“好看不？”夜郎说：“城里开了化妆品店，街上就流行丑女人了！”颜铭说：“我是不敢素面朝天的。女人么，是要哄的，别人都说

我长得像外国人，你却没说过一句好听的话。”夜郎说：“哪用得着别人哄，化妆还不是女人自己哄自己？说你像外国人，谁说的？”颜铭说：“蓝梦时装表演团的老板说的。我原本想到时候再告诉你，让你吃一惊的，可我哪里又能守住秘密！你听不？”夜郎说：“莫非你要当模特了？！”颜铭说：“你知道啦？阿蝉告诉你啦？阿蝉嘴长，叮咛不让说的偏就说了！”夜郎说：“什么阿蝉？”颜铭说：“那老板到发廊吹头，他就看上我啦，问我去不去蓝梦。我当然想去的！他就让我先到模特训练班去学习，我已经去学了一个礼拜了！”夜郎真的高兴了，说：“我思谋着你是当模特的坯子，真的就要当模特了？！你走走，让我瞧瞧！”颜铭果真走了几下台步，喜得夜郎从床上下来又要搂抱。颜铭按他在床上，说：“你乖乖睡好，不要起得早了让外人撞着，九点十点了起来谁也不注意的。我得去训练班了，祝老那里有阿蝉，是我从劳务市场雇的，你得空去看看吧。”嫣然一笑，走出去了，却又返回来，悄声说：“床下那块毛巾，你不要动的，我回来了洗。”才重重地拉闭了门。

夜郎歪头又睡下去，又是一觉，醒来满窗阳光。穿衣起来，一夜间长成了一个丈夫。他在墙上的日历牌上寻查着这个日子，就想起颜铭不让他动的那块毛巾。毛巾是那时垫在床上的，从床下的盆里拉出来，红红的染了一片。夜郎并没有把毛巾放回盆里，却用报纸包了要带走，这是一个男人的得意之作，更是一个纯真处女的证明。他将要在借居的大杂院里当院晾出，宣布在这个城市里，他什么也没有了，但他拥有了爱情；一切都肮脏了，而他的女人是干净的！夜郎包裹毛巾的时候，甚至低了头去闻了一下，偏就在这瞬间，发现了血迹并不像是血！心中疑惑，忙在屋里寻找，便于靠墙处的床腿后发现了残留有红颜料水的鱼的尿泡，脑子里立即想起颜铭睡前偏不开灯，且消消停停才上床来的细节，知道是颜铭欺骗了他，以鱼尿泡灌红水塞在身上充处女的。——大失过望，极度悲哀，夜郎把毛巾和鱼尿泡丢在床上，灰沓沓离开了小屋。

夜郎重新走向丑老脚的家，院外停放着一辆系着黑纱的车，院子里跪满了人，在为将去火化的丑老脚焚纸、奠酒，做最后一次的告别。夜

郎膝盖一软也跪下去，身旁的南丁山才说了一句“你到哪儿去了”，他就“哇”地哭起来，一时控制不住，鼻涕眼泪全都下来了。丑老脚的老伴过来拉他，说：“孩子，别太伤心，他已经是死了的人了，哭也哭不活的，你伤了身子倒让大娘不安哩！”夜郎却还是哭声不止。众人将尸体抬上了车，戏班人送着去火葬场。夜郎也要去，老太太硬让人把他拉住，怕他再去火葬场伤心过度，一边叮咛着家人烧些姜汤给他喝下好生休息，一边抹了眼泪感叹老头子不亏背了一世人皮，众心是秤，九泉下灵魂也能安妥了。

灵车一走，夜郎并没有去喝姜汤，揣了戏班的馕，独自上街去一家酒馆坐喝，让酒使黄昏黯淡下来，才往街的那头去了。这是一条南北街，走到尽头便是南城墙。夜郎上去混混沌沌吹了一阵，不圆不瘪的月亮就浮过城门楼的滚道檐，正好是女墙的影子印下来，一个凹字套着一个凹字。风贴着垛豁在刮，干枯在地铺砖缝里的草茎，窸窸窣窣地颤。馕声真是招得鬼来了吗？远处的车辆从城河石桥上返往不息，车灯的白光倏地打到城垛上来，又倏地收聚而去，凹字的女墙影和女墙里的他忽大忽小地跳跃，一直跳跃到城墙下马道过去的一片四合院的房顶上。这时候，有孩子就惊哭起来，声声俱厉，接着“咿呀”一响，一所屋顶如漏斗的小院里跌出一块长方形的光亮，人影闪动，而且骂道：“喂！城墙上的，睡不着了，到城河沿的柳树上上吊去！成夜在那里吹你娘的□□！——咚！”

“咚”是那人放了一枪，这是装着霰弹的鸟枪，放枪人一定是那一类闲徒，星期天背了枪去城外的树林子里打麻雀的——吃了麻雀的肉壮阳，火气比夜郎还要爆的。夜郎下意识里第一个动作是用手护住了下体，同时紧闭了眼睛。当第二下枪声在等待中却没有打响后，他摸了摸身下的部位，安然无恙，抬头看见了不远处的门楼上的宿鸟一哄而散，知道眼睛还好，一时怒起，就扑起来在地上摸砖。一块块砖都铺在那里掏不起，便将一只鞋脱下来掷过去，锐声吼叫：“你娘的□，有本事的往这儿打吧，老子正烦着哩！”

夜郎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只要那人再敢开枪，或者跑上来和他交手，